

張季子九錄

實業錄

冊十

卷之十一 詩集

七

實業錄

卷六

大生紡織公司二十年紀念開會詞

民國六年丁巳

今日爲本公司二十年紀念。股東偕臨與會。并藉施實地之觀察。無任歡迎。夫商場創業。儻忽彼此。歲月不同。近或三年五年。遲或十年八年。往往有與時變遷之感。本公司開辦至今。營業尙有進而無退。實力尙有增而無減。能成現狀如此。此不獨與股諸公之幸。抑亦鄙人與在事同人之幸也。本公司草創艱困。歷史曾於第一次股東會時。著說宣布。厥後漸臻順利。同人惕於艱困之所効。亦差有略史可言。廠之要素。在考工營業而徵効爲餘利。今請先就考工之贏利。比較前後伸縮盈絀之數。爲諸公言之。本廠購用官機。己亥開始祇二萬錠。甲辰增二萬錠。乙卯又增二萬六百錠。壬寅以前二萬錠。紗數每日由四十五箱增至五十八箱。甲辰以後四萬錠。紗數每日由一百八箱縮至一百四箱。緣機力逐漸衰蝕。人力窮無所施。故出數步減。自甲寅起。配換出紗緊要部分之

機件變更棉條經過次數改良人工并促進其作業力。是年每日紗數增至百一十箱。乙卯以後六萬六百錠。紗數同時遞增。至本屆增至百九十二箱。足見主動在機。而輔助仍在人。此考之效也。若營業之贏利。則自己亥開車至去年年終。股東得正息一百六十五萬七千餘兩。得餘利二百七十三萬三千餘兩。兩共四百三十九萬餘兩。以年分計。自以本屆六十六萬餘兩爲最。然第七八屆時。亦有贏至四十萬零與四十八萬零者。其時祇四萬錠。股本祇一百十三萬兩耳。今則加錠至六萬六百。益以布機四百架。增股至二百萬兩。錠視前加半。股視前加倍。而所餘僅加半於前之數。且第十八屆亦有並無餘利者。是今之贏。亦未可恃。今後之能否如此。或過或不及。更在不可知之數矣。總之營業一道。勝敗無常。視其人之精力如何。乃可覘其業之效力所至。固不可狃於勝。亦不必怵於敗。世情萬變。來日方長。所願我股東諸君。仍予維持。我同人諸君。無忘敬慎。務使本公司信譽。不落前二十年之後。且益進焉。此則鄙人無窮之冀幸。今日之會。不僅爲股東慶賀。爲同人獎勵已也。

報告章靜軒創始經辦華成一年間之事實

民國六年丁巳

丙辰夏河間欲興墾於鹽阜以若何規畫見詢墾濱海地須與鹽合須先測地數乃屬章君往度形勢歸進可墾之議旋購公同厚垣計地三萬畝又購鄒長茂地二萬畝又購鮑姓垣地數萬畝又購李姓垣二十餘付地三千畝又購王姓地一萬餘畝均定價訂約計款僅六萬餘圓然地面遠闊非統一不能措手措手收產卽須付價復屬章君至寧請於河間遂就寧部署測量人員議定公同辦法此最初之事也十月間章君帶同人員至鮑墩一面指揮測量一面著手收產公司全局所最困難者卽橫互射湖二三十萬畝之學灘是也爲墾之水利計爲鹽之運輸計爲公司計爲地方計灘地不合種種不便乃謀租學灘以辦鹽會阜邑城鄉以租該灘故纏訟未已乃由章君博訪詳詢約其公正紳士來通公議辦法因偕至寧就省署立案行縣事遂以定是時公司所用仍僅六七萬圓已有地四十餘萬畝鹽垣如同福昌亦已定約僅餘德太祥一垣而該垣地權過半已屬公司矣當時股本若齊卽可清價立契收產規畫丁巳春

章君至寧商訂章程籌計招股等事而從旁凝視之人謠言四起一若墾可旦夕有功貲可瞬息而集者於是諄戒章君停止進行事固不必由我而成也詎代章君者挾軍人之盛氣本政界之目光又雜以急功近利之心而事乃不免枝節今得失燦著事事可按而人人皆知矣當時銀錢章君概不經手零星墊用之款借自他處章君勇幹有足多者退讓有足取者今股東已分地矣若不爲章君明論其功籌所以報無以爲將來之勸亦無以示賞罰之平請各股東公議

復北京國民外交協會發展棉業說

民國七年戊午

頃得五月二十六日書具悉愛國救國之摯注意提倡國貨振工商而挽權利尤佩遠謀來書及棉紗一項謀所以推廣發展之策下走於此薄有所見敬爲諸君一詳吾國產棉地在世界幾占十分之三四而紗錠之數據最近之調查則合滬上中外各廠不過一百萬錠有奇於此而言去日今所有之紗機尙遠走前在農商部時卽注意棉業曾有計畫就今日全國論須更自有一百萬錠

始可言抵制。世之紡紗機器。英製爲最耐久。出紗最良。但歐戰以來。機來絕乏。聞頃復限制。每年以其全國所成紗機五十萬錠。於十分之一售與中國。卽五萬錠也。百萬錠非二十年不辦。卽使一半兼用美機。亦非十年不克達此百萬之數。而成立此百萬紗機之廠。須資本五千萬圓。以十年成。卽須年備五百萬圓。又須有管理此十廠之人。吁。其難也。設政府社會上下一心。盡趨正軌。一面植信用。一面養人才。一面定每年一廠漸進之法。庶幾十年後有達此目的之一日。若徒空言抵制。抵制則彼一物而我無物。抵且不能。制於何有。是則不僅棉紗而已。而棉其尤要也。否則但可云不買而已。何云抵制。抑又有一說焉。不買卽可行。彼所必需於我之原料。不賣可乎。不賣則我農產物壅滯而價落。又病農也。故農工商必兼計。而後能相救。目前亦一應慮及之題。無已。惟有加重出口棉稅。一面自增紗廠。或者亡羊而補一面之牢之計也。

通海實業根本計畫宣言書

民國七年戊午

吾通海之有實業公司。二十餘年矣。此二十餘年中。吾花紗布同業所感受之

痛苦之艱難。而徒喚奈何者。一言以蔽之曰。金融關係而已。以一年中五千餘萬之貿易額。而金融牛耳。執之他人之手。欲求操縱自如。確立於鞏固地位。其可得乎。鄙人忝爲通海商界領袖。所以謀鞏固吾通海實業。發展吾通海金融者。非一日矣。然而不敢貿然與諸君言者。恐諸君之不採納也。本年一月。有外人託人介紹。欲來通海設立銀行。組織堆棧。大有利用我金融枯槁。進而握我實業權之勢。時勢至此。而尙不急急自謀。恐人之起而代我謀也。與其人代我謀而受制於人。何如早自爲謀。而亦足以杜人之覬覦。爰不自量。倡爲通海實業根本計畫。設實業銀行於南通。並於通崇海三境。各設堆棧三處。俾花紗布轉運金融。得以靈敏。再於上海組織花布貿易總機關。凡買賣花市。均得於總機關看樣論價。如此循序漸進。謀金融之活動。行之十年。而謂我通海實業。不確立於鞏固地位。我不信也。鄙人擬卽日躬往崇_外海。規畫堆棧設立地點。一俟規畫就緒。定期召集我通海實業同袍。共同商榷。以利進行。謹此宣言。幸垂教焉。

通如海棉業公會棉產統計報告書序

民國七年戊午

民生之業農爲本。殖生貨者也。工次之。資生以成熟者也。商爲之綰轂。而以人之利爲利末也。漢人重農。謂爲本富。商末富。亮哉。中國以農立國。南通以棉立農。昔以輸於人。給人之工。今以入於己。給己之工。一也。年來國中業紡織者日盛。歆人之利。欲不勝熾。而暴進。需數倍昔。而於棉產之若何而供不計也。吾爲此懼。有棉業供求相劑商榷之書。而聞諸業紡織之人。寤者寥寥如也。天災頻仍。屢見告矣。吾不能必不寤者有寤之日否也。吾以爲以增加棉產。推廣棉地。爲全國民生之大計。吾言不止可懸我國國門也。而傳者言陝西河南已植棉之地。軍人迫令種鶯粟。信然乎。此非人所爲。吾不能以人之道繩之。

忠告習工婦女之父兄

民國七年戊午

吾早信勤儉質素之風。城中婦女不如鄉間也。比年以來。風俗日益偷。閭巷流播之聲日益垢。思有以拯之。刷之。乃於女工傳習所擴充柳編花邊手工。冀植城中婦女生計之本。柳編尙未卒業。生徒時有中輟者。花邊則雖一月卒業。而

歸而自製者。鄉戶按期猶有可收。城戶多以寒自諉。或領料未作。或作而不終。相聚作葉子戲。甚矣其逸而惰也。吾於蚩婦女。其何足責。吾獨怪此逸而惰者之家。必尙有父母。或兄弟。或他長。豈其素封無事工作。豈其以放任婦女聚博。爲家庭教育。不必工作。豈其作葉子戲便不寒。豈其別有所圖。趨不勞而厚獲之利。吾百思不得。而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吾於南通習工之婦女。百無一二親故。而地方有不事職業之人。有一玷損風俗之事。吾恥之。亦自懷不可爲德而不卒也。是以言之。非日有餘暇。好老夫之灌灌。諸婦女聽之。諸婦女之父兄家長聽之。

棉業季刊序

民國八年己未

余持棉鐵爲中國近世要務之說。幾三十年。先我後我。事乎此者。亦肩背相望矣。鐵。吾猝未能業之也。業棉則踰二十年。棉之始。農之事。棉之終。商之事。其中則工之事。未有能澈首尾一以貫之者。無始則無以資於人。無終無以資人。而無策於中。則無以資人。資於人。余惴惴焉。於是有擴充植棉之墾。於是有建設

紡織學之校。凡以爲農工也。商則既有校矣。以是爲一人之願望而已。未敢必有應。世變百出。頓促以意外之機遇。風起飈湧。有力者趨之如水赴壑。豪傑所萃。結合斯起。前年成紗廠聯合會。今年又有會輯紡織季刊。以通此業之郵。夫非欲舉世界紡織之智識。以詔國中之事。紡織者乎。良工不示人以朴。諸君子必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非騁逐文字者在矣。荀子有言。農精於田。而不可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爲器師。有人焉。不能以此三技。而可使治於三官。曰精於道。夫所謂道者。將毋通其意能。三師前後左右之導相乎。季刊其亦類是乎。以導以相。其立之誠矣乎。將出版求弁一言。於是乎書。

爲組合中美實業復芮恩施博士函

民國八年己未

渴別良久。每念昔日北京談讌之樂。意量之親。輒深悵惘。自公歸美。重洋阻深。良覲之期。益不可必。但於貴國人士來遊而歸者。致起居以誌傾向而已。今夏貴國議員團來華。公與之偕。極擬惠臨。藉承教益。復以貴國總統選舉期迫。匆

勿返旆。虛我懸遲願言之懷。如何可已也。頃者赫綏君來。述公垂念之隆。已足增在遠不遺之感。其說公與赫綏君將糾美實業資本團。與中國人士合組發展中美工商業之議。此亦公與鄙人在北京所嘗討論之事。嘗謂太平洋兩岸大陸中美若弟兄。而共和之輩分中美若師弟。以其關係之切。自應有提挈之親。公與赫綏君及貴國諸君子。若更以感情及地位。進而謀兩國實際上之互助。其大有利於兩國。行卜如旭日之方升也。惟如何組織。如何進行。赫綏君舉而不詳。言而未暢。尙待二月下旬回國。與公商決。公若能先示概況及進行方針。謦亦可豫爲之備。謦雖薄劣。但如可謀中美兩國之親善及實際上之扶持者。亦必竭區區綿力。隨公之後。左右周旋。觀成一二也。台從何日來華。來從何道。海風有便。先盼好音。

淮海實業銀行開幕演說

民國八年己未

今日所願爲諸君言者。不外極平常之勤儉二字。而儉之一字。在目前尤爲重要。余辦大生紗廠時。不自取薪俸。事事均從節儉。歷時四十五個月。總共開支

僅一萬餘金。蓋當時資本甚微。基礎未建。非此不能立足。遑論後來之發展。諸君若知此意。本余創辦大生廠之精神。以從事銀行事業。將來自能發達。言勤則辦事必依定時。言儉則一切開支。務從節省。勿憚刻苦。勿自矜滿。則非特本行之幸福。亦諸君將來立身之幸福矣。

敬告派人來南通見習紡織之團體

民國八年己未

鄙人投身實業。持棉鐵主義。二十餘年於茲矣。自持此義。亦欲同此於人。同之之法。則工廠所在。設紡織專校。養成將來任事之才。工廠可容人見習。爲甫營此業者。養成實事求是之助。是以建校以來。所收學生。不限一省。來見習者不止一人。經費除公司股東以餘利效此義務外。未嘗受政府社會。或他省他人分毫之補助。此心皦然。若揭日月。邦人君子。寧不諒之。乃頃者南之某公司。北之某公司。派來學習之人。輒在本廠暗中勾引男女工頭工人。加放工價。情同扇誘。虛言投餌。跡近拐騙。致工人擾攘。不能安心工作。業經本廠內外察出。斥除而在廠見習之人。尙復不少。查此等鬼蜮伎倆。乃中國下等市儈。與某國促

狹分子之行爲。不獨士大夫投身實業。不當如此。卽上等工商業人。亦斷不爲此。就使某公司某公司事屬新創。需人爲用。無路探尋。何妨明告本廠主任人。商同籌畫。代爲招募。堂堂正正。相見以誠。而必爲此等卑劣行爲。致主任人有禁阻以後。許人見習。妨害工作之請。此亦無怪其然。然亦未可室怒而市色。因一二處貪人敗類之爲。遂改我君子待人之量。第亦須示限制。每年以若干名爲限。並訂取締規則。設仍有逞其詭僻行爲者。一經察實。必爲露布。此次暫隱某公司某公司之名。以存忠厚。甚願以行政或公司團體名義。派人見習來者。趨於正大光明之軌。勿專學無間地獄尖酸詭譎之魔鬼也。

阜寧學灘始末紀要序

民國八年己未

阜寧華成公司之組合也。自學灘地入股。與收并商竈地始。始之者章君。而中易人。是人者。不能耐其事。復易束君。商竈地之收并也。易買有契。領有案契。與案之地。有畝有數。故易學灘地。分自商竈。與商竈彼此峙而角。有爭。爭則語紛而不定。故難。其所以難。則莽莽荒灘。蒲萑所叢。口說爲數。數出於伸縮。易弊之

弓。簣目測爲界。界出於縱橫交錯之步武。數不確而界不正也。然數界固在契與案。章君知之而不據契案爲言。東君間繼志銳而氣猛。務進務前。皆未暇究數界於契案。而有學灘之利者。復積城鄉之疑。益滋商竈與公司之爭。紛紜頻年。口說累車。而訟牘盈寸。余滋惑焉。欲引繩而批其根。先令江君知源一再往審察之。頃乃自往審契與卷。夫爭之甚者。學灘地之或出或入也。乃取前志與縣場之案。究其始末。志與案固明言學灘地歸鹽務者一千七百二十五頃有奇矣。則第一次合約何以有二千頃之數。求其數於志與案不得也。則知第一次所訂之約之未審也。學灘之租始止四百六十八千入股於公司。作股七萬五千圓。每股分地二百五十八畝。按租數論。直增至二百餘倍。又公司工程卽加股。而地股之二百五十八畝無損。尙可謂公司無益於地方學務乎。尙可謂阜人之不善自爲謀乎。所奇者第二次修正合同。阜人謂學灘原案二千餘頃。增至三千頃。卽以學灘新淤補足之。夫二千頃已無據。新淤且屬於竈。非有學灘者所得自以爲有而予諸人。東君不知。阜人寧不知。則知第二次修正之約。

之未審也。未審則一彼一此。一讓一爭。皆瞢瞢於雲霧晦冥中耳。天下事殆皆如是觀耶。既釐而清之。欲阜之人與華成之人。舉豁然明白於事之真相也。故屬張君佩年江君知源次其本末曲折。爲學灘始末紀要。而分錄志與案之所載。以示所據。語曰。有定故不爭。今而後爭其免矣乎。他瑣瑣者不記也。公司之一益再益。爲實業教育有扶助之義。公司之本願也。雖記亦無取。覩縷自暴以自小也。姑敘之。括其所將不可誣者而已耳。

天生港設立通燧火柴公司准予備案文

民國九年庚申

竊以振興實業。不遺日用之微。實行惠工。乃有優先之例。南通工業。除紡織麵粉。棉油製酒。鐵工廠外。民國七年。就天生港地方。組設通燧火柴公司。招集資本。十一月。先後購買日本德國製梗製合各項機器。試製火柴。尙稱合用。前於八年呈准在案。通燧公司先於沿江各堤及他處大道曠地。廣植白楊。以儲原料。又派員赴日本各廠。并延聘德人考察研究。蓋與購買外製柴梗柴藥之廠不同。寓有提倡林業及國貨之意。惟新植之材。不能遂應廠用。不得不購自他

處而求過於供。則生貨之進價必昂。初成之廠。計利本薄。不能不先求銷路。而供過於求。則熟貨之出價必落。是以南通大生紡織公司創辦時。呈明商部准許二十年內百里之間。不得有第二廠之案。茲於本月通燧特開股東大會。議決擬請援照大生紡織公司成案。亦以百里之間二十年內爲限。緣該廠當試驗時期。損耗不資。頃始能自立。依仿製洋貨例。當然請予迴旋之地。實非隱存罔利之心。可否逾格准予備案。以昭惠工之盛。理合備文呈請批示。祇遵。再本縣本年並於該處設立電氣及蘇達二廠。一俟工程過半。亦擬援案呈請於百里以內。爲限制他廠營業。以資保護。合併預陳。

駐滬淮海實業銀行開業辭

民國九年庚申

惟民國九年秋九月。淮海實業銀行分於滬底成。張謇敬告於行之衆執事曰。惟我昆弟不敏。不自量度。誕造實業。坏于通叢爾地。越二十有三年。弗敢懈。而彊自奮効于工商。歸于農。以暨于江海。而達于淮泗。惟是與我父兄帥子弟。勲歟翼翼。懋遷有無化居。而輻具而弗轂。弗脂以脰。則弗利轉。是用規茲行爲注。